

一剑横渡万里沙

【台湾】秦红 著

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一剑横渡万里沙

〔台湾〕秦红 著

上



目 录

上 册

第 1 章	骨肉离散	孺子含恨.....	(1)
第 2 章	赴祭剑会	探索身世.....	(27)
第 3 章	魔爪缠身	劫难重重.....	(54)
第 4 章	不入虎穴	焉得虎子.....	(80)
第 5 章	万家武学	后继有人	(110)
第 6 章	继承衣钵	扬眉吐气	(131)
第 7 章	螳螂捕蝉	黄雀在后	(161)
第 8 章	强敌环伺	火窟突围	(185)
第 9 章	欢喜冤家	久别重逢	(217)

下 册

第 10 章	蒙面怪客	盗走美女	(241)
第 11 章	为得宝物	重入鱼网	(266)
第 12 章	乔装马夫	魔窟救人	(295)
第 13 章	地王威名	众鬼丧胆	(324)
第 14 章	为友仗义	两肋插刀	(361)
第 15 章	为寻金塔	再度蒙难	(395)
第 16 章	墓前祷告	指点迷津	(430)
第 17 章	祭剑会上	真相大白	(461)

第1章 骨肉离散 孺子含恨

风在树梢上呼啸。

雨在天空中飞卷。

闪电夹着怒吼不停的撕裂着漆黑的夜幕……

灯，随着卷入堂上的风摇晃不止，灯光在堂上一浮一降，形成一幕恐怖的景象。

灯笼上写着两个红字：“刑堂”。

不错，这是一间刑堂，堂上陈列着各种可怕的刑具，但是最可怕的还是人。

刑堂正中坐着一个五旬左右的华服老者。他那张冷冰冰的马脸，在一明一暗的灯光下，倍觉狰狞，令人毛骨悚然！

刑案上摆着一只小小的香炉，其上插着一炷香，已快烧到香脚。

案前雁翅般巍立着两排十六个红衣大汉，每人手上抱着一口明晃晃的钢刀。

在十六个红衣大汉的中间，站着一个长发披散的白衫妇人。她有一张颇为姣美的脸庞，但此刻脸上含悲，任何人一看即知她是今夜这间刑堂上所要处置的人。

刑堂上除了这些人之外，还有一个更醒目的人。他就坐在刑案旁边，坐在一张非常精美的虎背交椅上。虽然他不是

坐在刑堂的最高位，可是坐在最高位的那位华服老者的椅子却没有他漂亮，因此你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地位比华服老者更高。

他已六十多岁，体形高大雄壮，面如满月，修长的浓眉下是一对神光熠熠的风目，身穿一袭红缎长袍，在灯光照耀下闪闪发着红光，浑身上下充满慑人的威仪，气派宛如九五之尊。

不过，他绝对不是帝王，因为帝王不会在大庭广众之前翘起二郎腿。

在一段令人窒息的漫长寂静之后——

“七夫人，时间不多了！”

打破寂静的是华服老者，他说这句话时，举手指了指香炉上的那一炷香。那一炷香已快要熄灭了。

白衣妇人垂首无言。

华服老者冷冰冰的面孔抽搐了一下，道：“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只要你说出你丈夫的下落，你大哥可以免你一死。”

白衣妇人仍然垂首不语。

就在这时，香炉上那一炷香烧完了，最后的一缕轻烟在风中消逝。

华服老者面上杀气大盛，道：“你还是不说吗？”

白衣妇人慢慢抬起头，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道：“我很想回答你，可惜不知说什么才好。”

这时候，那红袍老人开口了：“七妹，愚兄再给你一次机会。”

白衣妇人看也不看他一眼，只淡淡的答道：“我看不必了。”

红袍老人冷笑一声，便向华服老者做了个手势。华服老

者点了点头，以非常冷峻的声调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本堂主只好下令行刑——来人！”

“在！”十六个红衣大汉的应声，似乎比外面的雷声还响亮！

“行刑！”

“是！”

两个红衣大汉放下手中的钢刀，取出一条红绫带，走到白衣妇人的身边，将红绫带绕上她的颈项，然后各执一端，准备动手。

绞刑，在刑堂上所有的刑具中，似乎是最“客气”的一种。白衣妇人面临死亡边缘，竟无一丝恐惧之色。她只是慢慢转头望着红袍老人，淡淡一笑道：“大哥，谢谢你给小妹一个全尸。”

红袍老人寒脸不答。

白衣妇人又道：“小妹自知难逃一死，只希望大哥答应小妹一个要求……”

红袍老人沉声道：“说！”

“我儿无罪，但望大哥网开一面。”

“好！”

“小妹死后，他大概也不可能再在本堡待下来，希望大哥让他离开此处。”

“可以！”

“小妹能否见他最后一面？”

“在这个时候？”

“嗯……让他眼睁睁看着母亲被人绞死，对他确然不好，那就算了！”

“你死之后，愚兄会立刻撵他出去。我们‘天下第一

堡”再也容不下他了!”

“谢谢。”

红袍老人再向华服老者做了个手势，人便往虎背交椅上一靠，两眼望天，不再开口。

华服老者随即喝道：“动刑!”

那两个红衣大汉立刻一扯红绶带，白衣妇人身子向上一挺，张口吐舌，未几便已停止颤抖，死了。

红袍老人坐在虎背交椅上没有动一下，两眼直瞪着已被放倒的白衣妇人的尸体，面上不停的痉挛，显然为白衣妇人的宁死不屈而至为愤怒。一会之后，他才开口道：“巫总管何在?”

“属下在此!”

从刑堂的偏门闪入一个年近五旬的瘦削中年人。这人趋前施礼道：“堡主有何吩咐?”

红袍老人沉思有顷，轻轻一挥手道：“你去放走那孩子，告诉他，从今以后他再也不是我们‘天下第一堡’的人了，叫他滚得远远的!”

巫总管躬身应了一声，出刑堂而去。

华服老者起身离开“刑堂主”的座位，向红袍老人进言道：“堡主，属下以为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算了，那座‘黄金宝塔’乃是本堡的镇堡之物，非得追回来不可!”

红袍老人点了点头。

刑堂堂主一瞥地上的白衣妇人的尸体，又道：“所以属下认为最好不要放走仲孙麟那孩子。”

红袍老人轻轻叹了口气道：“算了，那孩子今年才十四岁，一向就是个书呆子，什么也不懂……”

刑堂堂主搓搓手道：“怕的是，堡主杀了他母亲，将来他

会来找堡主报仇。”

红袍老人狞然一笑道：“那是不可能的，就算有一百个仲孙麟也不成！老夫担心的倒是他父亲仲孙七郎……”

“堡主断定他还活着？”

“否则尸体为何突然不见？”

刑堂堂主点点头，表示同意他的看法。

红袍老人视线移到白衣妇人的遗体上，忽然微微一笑道：“有个秘密，你也许尚不知道——”

话刚说到一半，忽有一名红衣汉子匆匆跑入刑堂，向红袍老人跪下一脚道：“启禀堡主，季郎到！”

“请他进来。”

“是。”

堡卒去后不久，一个五十多岁的青衣老人走进了刑堂。

这老人也有一副高大的体格，面容酷似红袍老人。他向红袍老人行了一礼道：“拜见大哥。”

红袍老人面无表情道：“三弟，你来干吗？”

青衣老人看了白衣妇人的遗体一眼，苦笑道：“大哥，你可能杀错了人，这个七妹……”他在尸体身边蹲下，伸手到尸体的后颈下摸索，随见一层人皮被他揭起，包括脸皮和头发，整个揭了下来。

顿时，白衣妇人变了另一张脸庞。

红袍老人并不表惊奇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愚兄正要告诉罗堂主这个秘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青衣老人没有回答他的询问，嘿嘿冷笑道：“还有仲孙麟那孩子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，那孩子也是冒牌货！”

“大哥错了！”

“哦？”

“他是真的！”

红袍老人脸色一沉道：“当真？”

青衣老人取出一卷丝绢，递到红袍老人的手上，道：“大哥请看看这东西。”

红袍老人展开丝绢一看，顿时面色大变，可能由于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，拿着丝绢的双手为之发抖起来。

青衣老人道：“大哥，该怎么做，全看你了。”

红袍老人立刻向那些红衣大汉喝道：“快！快去追回那孩子！”

十六个红衣大汉轰然应了一声，一齐向外奔去，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。

外面，雷雨仍然不停，无情的进行一场对夜之大地的肆虐……

红袍老人神情焦躁的在刑堂上来回踱步，不时的向空中挥着拳头，就好像他和人下了一盘棋，不幸一着错而满盘输，非常的生气。

约莫一刻时后，十六个红衣大汉全身尽湿的回到刑堂，随在他们后面的是那位巫总管。红袍老人迫不及待的问道：“巫总管，那孩子呢？”

巫总管面色苍白，颤抖着嘴唇道：“已经……已经走了！属下等追出堡外已看不见他——”

“混蛋！”

“是，属下该死。”

“传我命令：调动本堡龙、虎二堂主各率五十人追下去，不把那孩子抓回来，就别回来见我！”

狂风怒啸，大雨倾盆，令人惊心动魄的闪电仍然不停的撕裂着黑沉沉的夜幕……

一个少年，就在这场大暴雨中盲目的在野地上奔跑。他的头发，他的全身衣服均是湿塌塌的，也许他的脸上有泪水，但已经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雨水了。

蓦地，一道闪电打落在附近，震耳欲聋的雷声和强烈的白光使他吓得大叫一声，摔倒在地，昏迷过去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当他渐渐有了知觉时，只觉狂风消失了，大雨也似乎停止了，四周显得异常的宁静。他慢慢睁开眼睛，但眼前一片黑暗，伸手不见五指，看不出身在何处。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亡，到了另一个世界，不禁发出了一声无奈的呻吟。

“嗤！”一声轻响，火光一闪，有人点亮了一盏油灯。

灯光一亮，他突然发现自己躺在一堆死人的骷髅上，视线所及处处是白骨，冷不防之下，惊得“哎呀”一声叫了起来。

“嘘！不要怕，娘在此。”一个妇人的声音，从一个角落传了过来。

少年听到这声音，顿时如沐春风如饮甘泉，悲喜交集的叫道：“娘！娘！您……您难道没死？”

出现在他眼前的妇人，也是一身白衣，容貌也与那个被绞死的妇人一模一样。

她爬过一堆死人的骷髅，趋至少年身边，含笑道：“麟儿，你受惊了。娘告诉你，这是一间百姓祠的墓室——死人不会伤害人，你不必害怕。”

见到母亲，他对别的一切都不在乎了。他一骨碌坐了起来，抓住母亲的手道：“娘，咱们母子是不是死了？”

妇人道：“不，咱们都还活着！”

这个少年即是红袍老人口中的“仲孙麟”。他将信将疑的望着母亲，说道：“可巫总管说您已被大伯处死了，为什么您还活着？”

妇人道：“那个被处死的人是假的。”

仲孙麟愕然道：“她是谁？”

妇人道：“这是个秘密，娘现在不能告诉你，说了你也不会相信……”

仲孙麟跌入恐怖的困惑中，呆呆的望着母亲说不出话来。

数月来，他迭遭变故，先是听说父亲死了，后来又听说父亲没死，盗取大伯仲孙大郎的“黄金宝塔”逃亡在外，然后是母亲死了。谁知接着又出现了一个母亲！她的容貌和声音都与死去的母亲完全相同！再下来便是今天晚上，第二个母亲因为不肯供出父亲的下落，被大伯仲孙大郎活活处死。可是现在，忽然之间，又一个容貌和声音完全相同的母亲出现了……这许许多多的变化，波谲云诡，他就像个被人提上来又摔下去的小猴子，一日数惊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妇人似知他心中疑惑万分，微微一笑道：“麟儿，相信娘的话，娘不会骗你的。”

仲孙麟道：“可是，孩儿搞糊涂了，您真是我的母亲吗？”

妇人道：“当然是！”

仲孙麟道：“为什么——”

妇人截口道：“一切的一切，将来你自会明白，现在你只要相信娘的话，娘对你的一切安排都是善意而无害的。”她的语声好温柔好亲切。

仲孙麟道：“孩儿只想明白——”

妇人又截口道：“一切等你报了仇后，你自然会明白是怎么回事。”

仲孙麟道：“现在不能说吗？”

妇人口气坚定的道：“不能！”

仲孙麟不禁叹了口气，深悔过去十余年中只知读书，没有去了解父亲和六位伯父的一切，以致今天发生了大事后，自己却被蒙在鼓里。

妇人伸手抚摸他，说道：“麟儿，所谓报仇，不是为那被你大伯处死的假母亲，而是为你爹！”

仲孙麟心弦一震道：“我爹不是逃亡在外吗？”

妇人脸上浮起一片悲愤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不是。你爹已经死了！他是被你大伯仲孙大郎以毒药害死的！”

仲孙麟听了这话，并不太伤心，因为数月来他一直处在真真假假的情况中，所以他没有完全相信她的话，只问道：“那么，我爹的遗体呢？”

妇人道：“娘盗走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娘怕仲孙老贼再下手杀害你，为了保全你的小命，娘便盗走你爹的遗体，使仲孙老贼心生疑惧，以为你爹未死，这样他才不敢斩草除根！”

“大伯为什么要杀我？不，没这回事，他如想杀我，刚才就不会——”

“嘘——不要说话！”

妇人突然一掌扇灭了油灯，接着掩住了仲孙麟的口，在他耳边低声道：“有人来了，快躲到角落里去。”说着，将他拉到角落。

就在这时，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，继闻百姓祠的门口响起希聿聿的几声马嘶，显然有几个骑士在百姓祠的外面勒停了坐骑。

“连四海、戈冠雄，你们进去搜一搜！”

“是！”

随闻两个人的脚步声响入祠堂，一阵乒乒响，似是供案被踢倒——

“这儿没人。”

“后面有个存放死人骨骼的墓室，要不要去搜一搜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然后，脚步声响到了墓室外面。

妇人和仲孙麟屏息静气，不敢稍动。

这间墓室约两丈见方，没有出入的门，只有一个小窗口，窗上挂着一块红布，对方只要把头伸入窗口内，就很可能发现他们母子俩。

果然，窗口的红布被一柄钢刀撩开，有个人探头入视。

也许由于天未亮，视界不清，也许那人的心中不认为仲孙麟会躲在这堆满死人骷髅的墓室中，所以他虽然探头入视，却只瞥了一眼就缩回去——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就走吧！”

于是，马蹄声又得得响起，一阵风似的远离了百姓祠。

妇人听得蹄声远去，才轻轻透了口气道：“好险！”

仲孙麟问道：“他们是谁？”

妇人道：“虎堂的高手。”

大伯仲孙大郎的“天下第一堡”，有所谓“龙堂”、“虎堂”、“凤堂”、“刑堂”四个部门，这是他所素知的。

他也曾见过龙、虎、凤三堂的高手表演武功，深为那些高手的武功所慑服，所以一听是虎堂的高手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气道：“他们在干什么？”

妇人道：“追捕你呀！”

仲孙麟道：“这倒奇怪，大伯既已同意放我走，怎么又派人追捕我呢？”

妇人道：“因为……他后悔了，怕你将来找他报仇，要剪除后患。”

仲孙麟听到“报仇”二字，想起那位被处绞刑的假母亲前天对自己的嘱咐，心中惊讶极了，暗忖道：那被处死的“母亲”遗嘱要我报仇，眼前这个“母亲”也要我报仇，到底我爹和大伯有何深仇大恨呀？

他知道大伯仲孙大郎遗失了那座“黄金宝塔”，并且知道那座宝塔的确是被父亲或母亲盗走的。令他深感困惑的是：一座黄金宝塔纵然价值连城，总不比亲情更可贵，为什么为了一座黄金宝塔使得兄弟反目一至如此？那座黄金宝塔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呀？

想起这些事情，他又埋怨自己太过懵懂无知。自己虽然在“天下第一堡”居住了十多年，但是却对六位伯父和父亲的一切知道得太少。如果自己不迷上书籍，不天天窝在西厢深院读书的话，那对今天所发生的许多离奇古怪的事，也就不会这样茫无所措了。

妇人探头望望墓室外面的天色，说道：“天快亮了……”

仲孙麟道：“娘，孩儿有许多事情不明白，您非要告诉孩儿不可。”

妇人叹道：“不能，娘现在真的不能告诉你——对了，那位妇人前天是否曾告诉你一些事情？”

仲孙麟点头道：“是的。”

妇人道：“关于那座‘黄金宝塔’是吗？”

仲孙麟又点头道：“是的。”

妇人道：“她怎么说？”

仲孙麟不开口。

妇人苦笑道：“麟儿，你好像还不相信我才是你的母亲？”

仲孙麟道：“我……我是个糊涂虫，打从我懂事开始，就一直在西厢深院闭门苦读。我和我爹不常见面，和……和母亲见面也不过是早晚两次……”

“不错，你从小就爱读书。你爹本想传你武功，后来见你太爱读书，就改变了主意，不再强迫你练武——你说这些干吗？”

“我是说，我实在很笨，如果先前出现的两位都不是我母亲的话，为什么我看不出来？”

“这是因为……”

“因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们的容貌、身材、声音都相同之故。”

“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？”

“娘刚才说过了，这是个秘密，现在不能说，说了对你不好。”

“我爹确实死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葬在何处？”

“就在这里。”

“这间墓室？”

“不，在外面的坟场上。”

“去看看好吗？”

“仲孙老贼已派出龙、虎二堂的百名高手，正在四处搜捕你，现在出去不太安全。”

“身为人子竟不知父亲的坟墓何在，成何体统？孩儿一

定要看到坟墓才会相信爹已死去！”

“唉，你即使看到了，也等于没看到一样……”

“怎么说呢？”

“娘没有为你爹立碑，怕被仲孙老贼发现。”

“不要紧，您带我去看看吧！”

“好，你随娘来吧。”

妇人又探头望望墓室外，见天色仍然很黑，附近似无人迹，于是慢慢钻出，再将仲孙麟扶了下来。

她四望一眼，低声道：“你站着别动，娘先去看看附近是否有人。”语毕，绕过百姓祠堂，消失在黑暗中。

不久，妇人回来了，说道：“附近无人，你快随娘而来！”

这是黎明前的一段时间，大雷雨虽已停止，天上仍密布着乌云，故天地间特别的黑暗。妇人领着仲孙麟在高低不平的坟场上走了数百步，在一座没有墓碑的坟边停了下来。

妇人一指坟墓，泫然道：“这就是你爹的坟墓，你跪下拜一拜吧！”

仲孙麟仔细看了一眼，见坟上野草不多，似是新落葬不久，心中虽然有些怀疑，却不敢不拜，当即在墓前跪下，磕头拜了起来。他没有哭，也没有掉眼泪，因为在未得确证之前，他还是不大相信父亲已死，自然也就不大相信这是父亲埋骨之处。

妇人轻泣道：“麟儿，记住这座坟墓的位置，将来好替你爹重新造坟立碑。”

仲孙麟点了点头。

妇人道：“好了，咱们快回那墓室去，娘还有话同你说。”

仲孙麟道：“娘，咱们总不能一直躲在那墓室中吧？”

妇人道：“当然，但至少还要躲一两天。你知道仲孙老贼

的势力，他一定已在‘天下第一堡’四周百里之内布下天罗地网，这个时候你是绝对逃不出去的。”

她不容仲孙麟分说，拉着他回到百姓祠堂后面的墓室，再将他塞入墓室中，自己也随后进入。

仲孙麟道：“娘，今后咱们怎么办？”

妇人道：“咱们回到刚才的话题上——她前天跟你说了些什么？”

仲孙麟仍然没有回答。因为他心中多多少少认定那个被处死的才是自己的母亲，不愿轻易把母亲的遗言说出来。

妇人道：“她告诉你：要你去龙虎山寒风洞找一位道号‘洗心’的老道姑，向她索回黄金宝塔是不是？”

仲孙麟一呆，只好点头道：“是的，这正是她的遗言，您怎么知道？”

妇人没有正面回答，却说道：“这件事你一定要做到！你拿到黄金宝塔之后，立刻赶去安徽当涂县的滴仙楼，找一位‘神眼老人’，说明你是‘铁笔书生仲孙七郎’的儿子，向他借用‘大千宝镜’，万一他不借，你偷也要偷到手！”

仲孙麟愕然道：“何谓‘大千宝镜’？”

妇人道：“那是一面透明的圆镜，用它看东西，可将视物放大数十倍。”

仲孙麟惊奇道：“世上有这种宝镜吗？”

妇人道：“全天下就只有这么一面宝镜，它远从西域来的，据说这面‘大千宝镜’原是你祖父所有，后来不知何故送给了‘神眼老人’收藏。”

“借‘大千宝镜’干吗？”

“那座‘黄金宝塔’的塔内有七尊佛像，佛像的身上刻着一部‘密宗大法’。那是一部武功秘笈，载着七种绝世武功。